

## 艺度空间



## 两个女生的情人节之旅

发明节日的人中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测到,“节日”会成为商人的节日。今天,不管什么节,商家总能够变着法子促销,用类似“买就送”的大礼包蛊惑人心。现代人,尤其女生,买赉还珠的愚蠢就这么渐渐地被培养了出来。

还好,在情人节,女生有理由不多花钱——三月

份的白色情人节女生则会对男子投桃报李。二月,就是男子对异性示好的法定钱包受难日。今天,全城飘散的玫瑰花香,富贵胜似黄金,因为某著名品牌香水,有“液体黄金”之称,价格不过数百元,每天涂抹的话,至少用上几个月,而二月十四日情人节这天的玫瑰,一束也得数百元。

不过最近读了份报表,惊异不是一点点:南京女性位列“结婚狂”城市排名第二。南京不算是一线城市,原来女子们的达观与担当,早就超过我们这些当事人的认知。细细想来,确实是真的,我身边的女友,就有主动向男子求婚的,结婚后女主外男主内的朋友也有不少,或者干脆家庭收入以女方为主。

没等看完报表,我就巴不得自己能变成男子,在南京城中遇上我的女友们这类女生。她们不拘囿于传统

概念里的男女分工,爱就是爱了,纯粹爱,至于经济什么的,反正她们很能干,不在乎伴侣不如自己。

仔细想一下,这些女友们,这些年的情人节,是没有鲜花巧克力收的,顶多吃顿饭看电影,最多的情形是一大群人一起过节——有恋人的带恋人,没有的也凑在一块,这么着,热热闹闹一晚上就过了。或者结伴去旅行——两个女生在鼓浪屿,偶尔交谈,大部分时候不用说话。鼓浪屿人多,像所有的旅游景点一样吵嚷纷杂。两人下意识往僻静处躲,在一条逼仄小巷,金色的阳光被参差房屋挡住了,清幽幽透着僻静,这才话多一点:“鼓浪屿适合情人来。”

无论东西方,只要家族有些名望,家中小辈的婚事都是严谨的,门当户对是最起码也最严格的要求,并且

婚事要对两个家族有利。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极端的例子。类似的事情鼓浪屿可能也会有。岛上每桩婚事不可能都和谐完美,家族以及新郎新娘皆大欢喜,怀揣心事与他人成婚是一定有的,并且数目不会少。

鼓浪屿怎么看都适合有情人度假或者居住。我们承认这么“诋毁”它很牵强,然而由不得不这么描画。这里太完美了,理所当然应该被编排些不如意来。完全是嫉妒作祟,也不觉得羞耻,人性罢了,至少坦荡荡说出来强过暗地诅咒。如果笑话我这么说不君子,那换一个讲法给你:这么雅致的地方,当然属于有情人,爱情本身就是生命中最优雅最文艺的戏剧。

张艺:女,著名电台DJ,主持的《夜动听》《都市夜归人》等栏目,深受听众喜爱。

## 冰冰有礼



## 地道里的盲琴师

在上过几次街头乞丐的当之后,我就开始对他们有了戒心。有一次,我站在公交车站等车,正出神,就被一位男士打扰:小姐,我的钱包被人偷了,您看,我连坐车回家的零钱都没有了……他只向我讨一元钱,可我怕他中途要转车钱不够,就给了他两元钱。做完这件好事,我心里充满快感。不料愉快的心情没保持半天,下午的时候我因故回到了同一个公交车站,竟见

到那人又在打扰着其他人,并说着同样的话!

我想,都市里的人心肠都是这样变硬起来的。我不再理会跪在街头领着脏小孩磕头如捣蒜的老太婆,更厌恶高举着自己的残肢或以折磨小孩要把式卖艺来博取人们同情心的乞讨者。虽然每次从他们身边走过,我都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尴尬和心虚,但我每每又说服自己:他们一天挣下来的钱比我一周的薪水还高。

但是今天,我的心里却无法再这么平衡了。那是在西直门附近的一处过街地道里。一般的乞丐在讨钱时,都是站在道路的两侧,可今天遇到的这个,他就站在地道的中央,让人无法回避。他是个盲人,拉着一把小提琴。所有从他身边经过的人,都分两侧或低下头或侧过脸绕他而行,我也不例外。尽管人们可以不看他,但却无法回避他的琴声。他的琴拉得实在是好。

不知是不是因为地道

里空间有限,容易产生共鸣的原因,那琴声何止是“余音绕梁”,简直就是萦绕和纠缠着你的心,钻进你的耳,浸润你的心。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琴艺高超,还因为在他的琴声中含有一种淋漓的倾诉。

在如此纷乱的地方,这么多的人来来往往,人与人之间素不相识,匆匆忙忙,在一个最该掩饰自己,将心扉紧闭的地方,一个根本不宜倾诉感情的地方,却有这么一个人,在不管不顾、如人无人之境般地倾诉!他的忧伤、他的思念、他的期盼都随着悠扬的琴声在人群上空回响、飞扬……喧嚣嘈杂的人声仿佛都已退去,变成一种淡淡的背景。

所有从他身边经过的人都默不作声,但我相信他们的心都被这琴声打动了,那些原本构筑好的心灵堤防在这琴声的冲击下,被搅得有那么点纷乱。我走上前,悄悄搁上几张零钱,他的盲目使他无动于衷,依然

自顾自地继续拉琴。我知道,他到这里来拉琴,钱对于他或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有这么多人听到了他的心声,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而对于我,我很感激他用琴声敲碎了我心中那层冷漠的心壳。

突然地,记起一个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他说,他也曾经在地道里弹过吉他,他还说,假如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有过如此这般的一段经历,那么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再害怕任何失败和挫折。

老话说,“吾心安处是吾乡”。我想,对于一个漂泊的灵魂而言,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宿应该也就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吧。从这一角度出发,地道里的盲琴师值得我们许多人钦佩和羡慕。

蓝冰:女,专栏作家。长期为《LADY》《城市画报》《女友》等报刊杂志撰稿,公开发表作品逾100万字。

## 尘埃落定



## 单纯的劳作

2007年一开年,我拿起久违的毛线针,开始织一条红色的围巾。这一开头,就一发不可收拾。红围巾织完,我送了先生;又织了一条浅蓝和深蓝混合花纹的围巾,送给儿子;之后,一条灰绿色的又厚实又长很松软的围巾,织好送给老爸。现在,我在织一条黑围巾,这是老妈点的。我姐说,你怎么不给老姐织一条啊?我听了这话很激动,这说明咱的业务扩展了,开始有定货了。有目标也就有努力的动力。

织围巾(我只会织围

巾)这一举动,给予家人关爱并不是我的首要动机,当然更不是唯一的出发点;如果仅仅如此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现在能买到很多物美价廉的围巾,自己亲手编织这一行为,从必要性来讲,几乎为零,它更多的是一种形式感的东西。当然,这种形式感是很亲切温暖的,家人也是满心欢喜的。

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重新发现编织的乐趣和作用的。年前我在一个朋友那里玩,她在织围巾,我接过来织了一下,发现心情很好。那种好是一种柔和、宁静、细腻的愉悦。可能正是由于编织是一种单纯的劳作,而且它还有必需的琐碎缓慢,就能让心彻底地静了下来。我看有杂志也在讲,编织对于当代人来说,是一种减压灵药。使用“编织疗法”这一个词,我发现比较容易转移工作带来的压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是被各种事情压着的,小

说和专栏同时进行着,还有不少的约稿和杂事。其实仅就工作量来说并不大,是我自己在时间安排上和做事效率上有问题。那时,常常是我早上起来后,一翻记事本,看着一条一条迫在眉睫必须完成的事情,脑子一下子就懵了,不知道该先干什么。懵了也就颓了,有的时候干脆打开电脑玩游戏,越玩越焦虑。更多的时候我不会就这样放任自己,我一般就去做家务,或者到花园里去拔草,效果都很不错。现在,我懵的时候也坐下来织织毛线,很快就能从混乱烦躁中解脱出来,脑子也一下子清明有序了。

其实,几乎所有的单纯的劳作都能给人带来愉悦,并释放压力。我这些天在重读我喜欢的美国女作家梅·萨藤的日记体散文,她也很是赞美单纯劳作对心灵的抚慰作用。她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这一切,比如做饭洗碗、打扫房间、清理衣物、伺弄花草等等,这些

重复的、不断使混乱变成有序的活计,就是生活本身,也涉及到内在世界。萨藤说,许多人把盘子留在那里几周都不去清洗,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会生病会感到筋疲力尽。

我以为,生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驱魔的过程。有很多魔鬼会随时乘虚而入,让我们贪心、焦虑、沮丧、混乱,甚至于走向绝望。这个时候,日常生活的秩序以及维护这种秩序所需要的那些单纯的重复的劳作,其实就是镇定剂。生活的种种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镇定。镇定了就会强壮。这很像编织的过程,一针一针的,均匀地平稳地耐心地织下去,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会呈现出一种面貌,甚至是一种颇为精美颇有成就感的貌。

洁尘:女,作家。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十余部。

## 回家难

华惠毅

前些日子,妹妹从老家来电话说,父母100岁的生日到了,要办些纪念活动,在外的兄长最好都回家,以表达对父母的追思之情,兄妹也好相聚一番。电话里商定去年12月2日中午无论如何要赶到家里。

我老家在无锡农村,离沪宁高速公路锡东出口处只有几百米。要是自己有车,从南京到老家不过两个小时;如果乘火车或乘长途汽车,到无锡站后转坐公交车,也可以直达家门口,非常方便。沪宁高速公路刚通车时,有人就跟我打趣,说沪宁高速好像是国家专门为我建造的。

12月初,正是初冬时节,早上雾多,高速公路常常封闭,难以保证准时到达老家。于是,决定坐火车,并且提前一星期去买预售票。谁知,11月25日晚上去下关火车站买票时,售票员友好地告诉我,我要的车次的坐票已经卖完,只有少量站票了。要是年轻几岁,站一两个小时不在话下,想当初我在山西分社工作时过年过节回南京,还站过一个通宵呢!现在可不行了。与妻商量后,决定走高速,也许老天能给我们一丝阳光呢。

12月2日一早,天蒙蒙亮,我们便来到了直达中央门长途汽车站的32路公交嫩江路起点站。没有等候的乘客,也没有等候出发的车辆,只有一位卖豆浆、油条、煎饼的中年妇女在弥漫的热气中招徕生意。我正诧异之时,她告诉我,32路起点站已经搬走了。

“搬到哪里了?”我不无焦虑地问。

她说:“往西走,再拐弯,在龙江新城市广场。”

时间不等人,我和妻立即拎着口袋,包裹向32路新车站奔去。可是,走了将近20分钟,还没有看到新车站的影子。我们不免焦躁起来。正好看到一位打扫马路的环卫工人,我立即向他问路,他说,他也不知道32路起点站在哪里,不过,到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可以乘66路,也很方便。

8点整,我们终于乘上了去无锡的长途汽车。也许是起得早,又经过找公交车的折腾,汽车一上沪宁高速公路,我们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汽车在10点准时到达无锡。无锡站的设置比较人性化,汽车站、火车站、公交站相距只有几十米。我们一出长途汽车站便直奔公交站,没有等几分钟,就顺利地坐上了开往老家的K28路公交车,中午前到达老家应该不成问题了。

然而,意想不到的问题还是来了。

我记得,这趟公交车的终点站是设在麦德龙超市门口的“麦德龙”站,以前每次回家,乘到底向前走几百米就到了。可是,驾驶员介绍沿线站名,竟没有“麦德龙”的名字。是不是坐错了?焦虑再次袭上了我们的心头。问邻座的两位青年,他们摇摇头,说是外地人,不清楚。后来了一位穿着时尚、嘴里嚼着东西的女青年,我就问她终点站是不是“麦德龙”,她说:“不是啦,是赛维拉啦——”糟糕!问到了广东人,我们还是没听明白。但是,我并不灰心,有意同她搭讪起来:

我问她:“广东比无锡好,怎么到无锡来发展了?”谁知,她话音突然一转,用地道的无锡话告诉我,她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家就在前面不远的查桥镇,因为外出做生意,讲话就四腔八调了。“查桥,我熟悉,小时候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我都要去那里的吼山赶庙会。”我趁势同她交谈,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她说,这里发展很快,“麦德龙”站改叫“团结路”站了,终点站也向前延伸五六百米到赛维拉广场了。“赛维拉”是什么意思,她

也不知道,但赛维拉广场可气派啦,已经是黄金地段啦!

在她的“啦”“啦”声中,我测算了一下方位,赛维拉广场应该是我老家的所在地。妻说,不管“赛维拉”是在哪里,不动摇了,坐到底再说,再找也远不到哪里了。

到了赛维拉广场,我们又不自由得傻了眼。放眼四望,俨然是一副城市气派。广场东面是一排新盖的专卖卫生设备的商场;北面,正在施工的大马路上机声隆隆,尘土飞扬;西面,一幢三层楼上的“铁通话吧:欢迎打国际国内长途电话”的广告是那么瞩目,旁边的快餐店生意热火朝天,一位老板样子的小老头招呼我们去吃饭。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看到躲在这些楼房和店铺背后参差不齐、重重叠叠的农村老式住宅的屋顶。

我的农村老家在哪里啊?!

妻说,到村里去打听听吧。我们穿过几畦菜地,通过一汪小池边的10多米长的土路走进了村里。忽然,一座三开间的破旧平房进入了我的眼帘,那不是邻居的房子吗?!小时候我不知进了多少回。我下意识地四周张望,看到一位老人静静地坐在一幢极不显眼的房子门口,那不是我童年时常常照顾我的隔壁二嫂吗?!我到家了,而且就站在老家门口的砖场上!我没有发现自家的房子,是因为周围新的建筑物太多太高太密集,自家的房子被淹没了。

妹夫听说我们到了,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说:“变化大吧?一年没有回来就不认识了?现在村里六成是外来人,有6条公交线路经过这里,一条通往飞机场,一条通向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一条直达太湖风景区的梅园,一条连通无锡城里闹市商业区,还有2条通到周围的主要乡镇。村里的老人可高兴了,踏上汽车就可出去玩了。”他陪着我们到赛维拉广场去转转,指着那些厂房、商场说,那里原来是我们小时候插秧割麦的水田,那里原来是养蚕采桑的桑地,那里原来是捉鱼摸虾的池塘。看到那位快餐店的老板,说他就是我小时候经常抱着玩的邻居侄儿,他的儿子可了不得,办了一家彩印厂,设备在无锡是数一数二的,生意实在兴隆。妹夫随即招呼他:“你二叔叔回来了。”侄儿老板看到了我,热情之中有些不好意思,连连说:“来吃饭!来吃饭!”

看到如此之大的变化,我高兴,但也默然。我想起了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脍炙人口的千年绝唱《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番惆怅油然而生。相比之下,我们的惆怅比贺知章更浓烈,他不过只是人不相识而已,而我们,人不相识之外,还有路不相识,家不相识,站在家门口还在寻家哩!

其实,往深处想,我们的确应该为“路不识”“家不识”高兴,因为这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试想,一切都是老样子,路不变,家不新,社会经济可以说是发展吗?!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改善吗?我们之所以“不识”,一是我们获知变化的信息太少,二是社会经济发展得太快。只要我们多走走,“不识”的感觉便能减退,但只要社会经济发展,“不识”便永远存在。“识”是相对的,而“不识”,则是绝对的。社会经济越发展,“不识”便会越多越厉害。

妹夫告诉我,政府正在作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老村要合并,建设中心村,让农民过上更新的生活。他说,也许你下次回来就看不到老家这座老村庄了,又要“不识路”“不识家”了。我想,这是必然的,

愿这个“必然”来得更快些吧!

《睿思》名家荟萃,妙文迭出。周一到周五,让您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读到那些作家、思想者、社会名人为本报而写的原创精彩文字。不一样的经历和见地,或睿智,或锋利,或感性,或妙语连珠,相信您总有斩获。《睿思》的见报文字将陆续刊发在快报 [www.lifenanjing.com.cn](http://www.lifenanjing.com.cn) 的读书论坛,欢迎读者去论坛做客,跟帖评说。